

精神分析研究

第一辑



JĬNG SHÉN FÈN XĪ YÁN JIŪ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精神分析研究

第一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分析研究.第1辑/霍大同主编.—北京:商务印
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813-2

I.①精… II.①霍… III.①精神分析—研究
IV.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371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精神分析研究
第一辑
霍大同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813-2

2015年12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 3/4

定价: 49.00元

主编

霍大同

副主编

谷建岭(常务) 尹立 郑禹

编委

蔡婷婷 姜启壮 姜余 罗正杰 石岩 陶杏华 许丹

本期执行编委

谷建岭 陶杏华 王之宏

目 录

发刊词：从学习、对质到创造·····霍大同（1）

精神分析与中国文化专题研究

拉康、精神分析与中国文化·····米歇尔·吉布尔 霍大同译（7）

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的——无意识的剖理·····霍大同（56）

霍大同——中国的精神分析革命：

“所有人类的无意识皆来自于汉字”···马无名著 杨春强译（66）

文化与心灵：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申荷永（80）

性理疗病或伦理疗愈

——中国式精神分析初探·····黄光国（93）

从心理炼金术看道教内丹的深层心理内涵·····尹立（115）

克母之女——对张爱玲《心经》的精神分析解读·····陶杏华（127）

祖先与传递专题研究

祖先与祖性·····奥利维埃·杜维尔著 刘瑾译（137）

乔峰抑或萧峰——父姓传递的困境·····石岩（147）

姓氏与拉康的 Nom-du-Père 概念之辨析·····罗正杰（159）

强迫症专题研究

弗洛伊德强迫症研究摘要·····谷建岭译（169）

试论强迫症场景特质中的强制性……………蔡婷婷（183）

精神分析基本概念专题研究

象征性阉割与象征性弑亲

——中国文化下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否解决？……………郑禹（197）

“自恋”出场的澄清

——对弗洛伊德“自恋”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文本考察…王志强（219）

以拉康欲望图理论对汉语下无意识的构成

进行的一次研究……………张涛（238）

对弗洛伊德“死冲动”概念的辨析

——重读《超越快乐原则》……………卢毅（252）

制度心理治疗专题研究

为何拉博德是一个令人留连之地

——关于精神病和机构心理治疗的模式…许丹著 王剑译（267）

拉博德诊所和制度心理治疗：

从圣阿尔邦精神病院的制度心理治疗到拉博德诊所

……………让·乌黑著 王剑译（283）

其 它

理想化移情的临床样态及其应对策略……………姜启壮（303）

发刊词：从学习、对质到创造

从《精神分析笔记》的创刊到现在的《精神分析研究》的出版正好十五年了。在这十五年中，精神分析已经逐渐地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扎了根，发了芽，并开了花。

这十五年的中国精神分析的临床充分地证明精神分析是治疗精神疾病，解决精神问题的最基本的、最基础的方法。同时我们的精神分析的临床经验还告诉我们精神疾病主要来自童年期主体欲望与父母欲望的冲突，而这种“亲子”间的欲望的冲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被压抑了的（法家与儒家的方式），是被回避了的（道家与佛家的方式）。由于精神分析让主体直面了己身欲望与父母欲望的冲突，并且通过“说破”欲望的方式解决了这一冲突，从而重建一个与父母间的新的关系。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给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推广、发展它，帮助更多的人去解决他们内心的冲突与痛苦。

但是，在另一方面，精神分析运动在经历了弗洛伊德时代与拉康时代之后，现在进入了后拉康时代，其内部又派系林立，山头众多，各种观点，各种理论相互抵牾。如何在理论上将精神分析内部的各个流派统一起来，创造一个兼具各家之长的新理论，是摆在全世界的精神分析家面前的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因而对我们这些中国的精神分析家来说，除需要进一步学习精神分析理论之外，更需要将这些理论与我们的临床进行对质，从而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

新理论。

以关于无意识的定义而论，弗洛伊德始终强调无意识仅仅由物表象构成，词表象属于前意识与意识的范畴。拉康则反其意而行之，强调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无意识是词表象的，物表象则属于前意识与意识的范畴。衡之于梦的临床，我们能够发现梦的视觉形象既可以是物表象的，起着类似于汉字的形符的作用，又可以是词表象的，起着类似于汉字的声符的作用。比如某人梦到一条鱼，如果这条鱼代表着与它有关的一段故事，那么它就是物表象，就是形符；但是如果它通过它的声音“yu”而代表着“欲”望或者代表着某一位姓“余”的人，则它是词表象，是声符。借助于汉字作为形声文字的特征，我们可以将弗洛伊德的观点与拉康的观点整合在一起，得出无意识是二维的（如果加上情绪则是三维的），既是物表象（形符）的，又是词表象的（声符）的新观点。更进一步或许我们还可以将无意识分成精神病性的层面与神经症性的层面这样两个层面。

另一个精神分析内部的基本矛盾是：一方面弗洛伊德与拉康均强调性欲的决定性作用与父亲在孩子人格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客体关系理论与自体心理学则强调了母亲在孩子人格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了非性的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衡之以我们的临床，客体关系理论与自体心理学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观点亦不全错，只不过性欲的作用与父亲的作用主要是属于二阶人格形成过程的问题。而在一阶人格结构形成过程中，内化了的母亲“客体”与主体自身所生长出来的“自体（我）”则应被理解为人格结构中的两个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方面。

第三个精神分析内部的基本矛盾是：从弗洛伊德到美国自我心理学及英国的客体关系理论都强调精神疾病的症结在于自我或者自体过分弱小，母亲与父亲给予的爱的关注与照料太少，因而精神分析家的基本工作是“补不足”，从而让自我或者自体逐渐强大起来；但是拉康与多尔多则相反，他们注意到了另一类临床，即母亲与父亲给予孩子太多的爱，

太多的关注与照料，母亲与父亲同孩子关系太近而引起的精神疾病与问题，因而精神分析家的工作是“损有余”的工作，是实施“阉割”的工作。衡之以我们的临床，则这样两类情况不仅均存在，而且还可能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上，因而作为分析家的我们或许应该有两手，一手是做“补不足”的工作，而另一手则是做“损有余”的事情。

此外，精神分析还面临着来自其它学科的挑战，比如神经科学的关于激素、神经递质与动作电位等等的新发现。它们一方面印证了力比多与冲动概念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使我们不得不修改弗洛伊德的力比多与冲动的理论。我们必须要有基础力比多与性力比多的区分，要有基础冲动与性冲动的区分，同时还要有起兴奋作用的力比多及冲动与起抑制作用的力比多及冲动的区分。而起兴奋作用的基础力比多与基础冲动的概念则让我们想起了荣格所提出的中性力比多与冲动的观点。

再比如说，神经科学还发现大脑神经元系统是有结构的，神经元的集合对外部输入的信息具有选择性。这不得不让我们假设在我们的精神器官中存在着一个柏拉图式的先天理想象的系统，它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后天经验象的系统相结合从而形成我们的人格结构。而柏拉图式的先天理想象则让我们想到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概念。与之相对应，从弗洛伊德、拉康到客体关系理论、自我心理学和自体心理学均强调亚里士多德式的后天经验象的重要性与价值。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精神分析的内部矛盾与外部挑战，但限于篇幅，我们不得不就此打住。这里想说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以中国的，由易经的阴、阳逻辑所表达出思维方式提出一套全面的、系统的、基础性的解决精神分析理论所面临的内部矛盾与外部挑战的方案的话，则这一方案既意味着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意味着精神分析理论的普遍化，又意味着精神分析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从而更贴近中国的临床。这又进一步意味着精神分析不仅在中国大地上扎了根，开了花，还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从而有从学习、对质到创造的进步。

最后，我们要对玉成这本《精神分析研究》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及关

群德先生表示我们的由衷谢意!

霍大同

二〇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谨记于

四川·成都·川大农林村

精神分析与中国文化专题研究

拉康、精神分析与中国文化^①

米歇尔·吉布尔^②

霍大同翻译 秦伟等记录整理 谷建岭编校

第一讲

我坐硬座从北京来，车上遇见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给我一个千纸鹤，并写了一张小纸条，说：“我把这张纸作为礼物送给你”。我也给她写了一张纸条，说：“你不懂法语，我不懂中文，我们两个不能交流。也许十年之后，你学了法语，我学了中文，我们又在这一列火车上见面了，那时我们就能够交流了。”小女孩的爷爷或者外公很高兴。有旁人说我是她的第二个爷爷，我说不，我是她的第三个爷爷，因为她有爸爸的爸爸和妈妈的爸爸。也许这个小女孩会因为这张小小的纸条而在十年之后成了一名法语教师，而我也可能因为这张小纸条而学习中文。

你们说我是师爷，说起来我也是你们的第三个师爷。弗洛伊德是第一个师爷，拉康是第二个师爷，我既是他们的孩子，也是你们师傅的师傅。所以是第三个师爷。说到拉康，就要说到米勒（Miller）。他是拉康的女婿，是拉康事业的法定继承人，但是他编的拉康文集问题很多，加入了许多他自己的话。我们有拉康的录音和录像，我们自己听拉康，也有人

① 本文是米歇尔·吉布尔先生应四川大学哲学与艺术学院邓生庆院长的邀请，于2000年8月8日至9月2日在四川大学做学术访问与交流时做的演讲，主要讲解拉康的“超越现实原则”和“镜子阶段”两篇论文。

② 米歇尔·吉布尔（Michel Guibal）：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家。

根据录音和录像编辑拉康文章，这样就有不同的版本。

提问：佛教文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答：当然你们可以说如同佛教文献，要过了几代人之后才能心平气和地决定哪个是好的版本。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亲属和他的同修们之间也出现了类似的分歧。就拉康的录音来看，可以有不同的断句方法，于是就形成不同的理解（听众：类似于禅宗以不同的断句方法表达自己感悟的方式）。

北京有一位田女士，办了一个孤独症儿童中心。我在她那里工作了4天，每天8个小时。许多人从内蒙古、台湾、香港等地来找我，我听他们诉说。他们不是都有钱。其中有一个内蒙古来的母亲，说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这样说过话，我很感动，认为这非常有意义。我在法国也做这样的工作。不过在法国，医生们主动地去寻找孤独症孩子，所以法国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的孩子都有孤独症的情况。我还不知道孤独症孩子多见于高知家庭，这也许是中国的情况，高知的父母更容易发现自己的孩子患了孤独症。

第二讲

拉康的“超越现实原则”。

拉康讲中国，说他的著作不能翻译成中文。拉康有的文章，其中直接写了中文。在他正式强调语言的作用之后，拉康写了文章谈印度佛教，也是在强调语言的作用。拉康说，不能以日语和英语做分析，也不能在天主教那里做分析。不过，拉康经常说相反的话，所以阅读时要注意这一点。拉康受了禅宗的影响：徒弟提问，师傅答非所问。

在弗洛伊德时代，医学将人当成物体，是弗洛伊德将话语赋予主体。到了拉康那里，有：主体 = 证词 = 话语的证词的表述。1938年弗洛伊德还在世。拉康是唯一意识到了主体的证词的问题的人，他指出弗洛伊德是自觉地创造了这一革命。可以是“事后”（Après-coup）：不论是经

验还是语言，总是要在发生之后才被感觉到。

15年之后，拉康才准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说的是：在弗洛伊德早期病人中有一个女病人，她叫道“不要碰我”，弗洛伊德从此转向倾听，于是有了谈话疗法。这在当时是很特别的，因为医生们不愿意听癔症病人的唠叨。在当时的维也纳和瑞士，有一个语言研究的运动。不过，弗洛伊德并没有与语言学家接触。拉康与雅可布森（Jakobson）有私交，而后者年龄稍小于弗洛伊德。分析是针对创伤的。

提问：分析也导致创伤？

答：我现在意识到了创伤，但又怀疑创伤是否真实，这种经验本身当然也是创伤。而分析家让患者去怀疑这一切。

提问：什么是证词？

答：（a）在法国法庭上证人被要求发誓说真话，所以证词是真话。

（b）证词，一是一个人听到、看到了某个事件，这是历史性的；二是听别人说，记录下来，是间接的。（c）精神分析家要求患者说出那些到达他意识层面的东西。法官——要求讲真话，分析——要求讲愿意讲的话。

拉康说过，主体不可能完全讲出所有的东西。于是创造了一个生词——mi-dire，指只能讲出一半。这一词引出两个联想，一是maudire——送人入地狱，一是médire——背后骂人。对于mi-dire一词及“半说”出的东西，总是可以有一千种理解。mi-dire导致听众无意识的骚动，因为是生造的词。所以应该在中文中创出一词——生造的，引起无意识的骚动。梦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la rue royale）。语误——在正常的说话中出现了一小段内容，主体马上说：这不是我说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mi-dire，对于分析家而言，这意味着这段话是我不愿说的。所有的人在所有的时候都有语误。比如外交家在外交场合中正式致词介绍另外一个人，说他如何如何地好，突然说了一句此人的坏话，事后从而发现这是自己对此人的真实情感。所以语误也是通向无意识的王道。Parler——讲，dire——说，On parle mais dit rien（人们讲但什么也没说）。拉康：当一个患者说出一个语误时就应该停下来，使冲动节

奏化、格律化，因为在此之前他什么也没有说。如果不停下来就可能会忘掉这一理解。只有语误、梦才使讲（parler）成为说（dire）。拉康的分析不是固定的五分钟，而是弹性的，以反对国际精神分析学会（IPA）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我去见了拉康三次。第一次使我懂了为什么我去见拉康。我先打电话与拉康预约，拉康说：“星期四下午两点半（Jeudi, 2:30pm）”，其中的星期四（Jeudi）也可以理解为“我说的”（Je dis）。我准时按响了门铃，秘书出来让我进去，大厅中有许多人。大约十秒钟，拉康出来，引我进了分析室。拉康对我说：“谢谢你准时到来，再见。”前后只有几秒钟。回家回想这句话，使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所在。于是以后虽然仍然准时，但是允许自己不那么准时。

因为在此之前的15天，我在海边度假，9点钟与一同事有个约会。我知道途中将有大的暴风雨，但是我还是带着家人冒着生命危险赶回巴黎，只晚了10分钟。我的那个同事已经到了，见我不在，正准备离开。我是因为别的问题与拉康预约的，但是拉康的第一次分析使我再也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准时了。

提问：不准时也是症状。

答：是的，那也是症状，不过不是我的症状。

提问：你讨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刻板，也许你在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中看到了自己？

答：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认为分析家是镜子，但是对于拉康而言，如果分析家和患者都是镜子的话，则到处都是虚像。所以拉康认为分析家不是镜子。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提供了一个标准，比如像秦伟这种情况就不能成为精神分析家，而在拉康那里有两个人比秦伟还严重，同样成为了好的精神分析家。拉康反问：什么是标准？谁来决定标准？不管是精神分析、还是有创造性的个人行为，都是远离标准的。进而要问：什么是现实性？

拉康的弹性时间有长有短，长的时候患者认为分析家喜欢他，短的时候认为分析家不喜欢他。这都唤起了情感，从而达到治疗目的。我自

己的安排是每一人每次1小时，但是不会做到1小时。每次到底多长，我从来不看手表，完全凭感觉。当然要使病人之间在时间上不冲突。精神分析本身就是一个扰乱——个人的，或者文化的，但不是殖民的，因为说一听是全世界的。所以应该容忍扰乱。精神病学判断正常与不正常，精神分析则超越了正常与不正常。我们不谈正常与不正常，只是指出症状，这个所谓的症状可能是痛苦的、快乐的、无感觉的。精神分析家有症状，分析者也有症状。拉康说患者的问题在于他不懂如何利用他的症状来生活，而精神分析家知道。

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谈论移情与反移情，拉康不谈反移情，只谈移情，谈双方的移情。与移情相对的是抵抗。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谈双方的抵抗，拉康也是这样谈的。

第三讲

上次我说到了弗洛伊德的一个女病人，她叫道“不要碰我”。这一经验表明，精神病学将人当作机器。弗洛伊德将人当作主体，不过这一主体仍然是西方科学意义上的主体；拉康才将人当成痛苦的主体、当成了文化意义上的主体。二战的后果是信仰的丧失，特别是纳粹的行动。弗洛伊德和拉康试图在此背景下工作。不过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所以，精神分析引入中国的背景不同于西欧。Aufklärung= 理性思想、电学成就。Abklärung= 排便。上述二词构成一个换喻，即科学将人性丢了、人成了粪便。

所以德里达提出“去中心化”——这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每一个人都生存的权利吗？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理性主义运动逐渐地发展，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上以国家名义指导人们的生活，而纳粹则走向了极端。当时原子弹尚未出现，是电的时代，这时上述的词便使我们看到理性科学的发展导致人性的丧失，人成为了粪便。

中国的情况，从语言、传统、文化、宗教……都与西方不一样，所